

冷月

如霜

杜桂芳



冷月如霜

杜桂芳



责任编辑:孙瑞雪

封面设计:项玉杰

版式设计:郭光华

冷 月 如 霜

杜桂芳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宁夏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20 千 插页 2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227-01656-0/1·497

定 价: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5032278 邮编:750001

拥抱太阳的女人们(代序)

王 杏 元

—

我曾对初学写作的文友说：“一个作家假若不会写女人，或说是写了，但写不到女人的柔情妩媚，写不出她们的心曲，那他只能说是未踏入文学宫殿的门槛。”这可见我在鼓吹作家写好女人的重要性。因为女人占全人类的一半，且是全人类的母体。可以这样说，当哪个地方的女人蓬头垢面，受糟蹋，被贩卖时，那个地方必定贫穷衰落；当哪个地方的女人们光鲜起来，且是女权在握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经济定然昌盛发达。哪个作家把女人写得美，其笔下的女人不要说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得有“艳夺天姿洵有情”，有了这样的描写，这位作家就受女人的崇拜，被冠以“风流才子”之美誉，不然则被视为“庸才白丁”。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男女爱情的存在。“爱情”这东西，你说它很重，有时它却轻得像鸿毛如蒲公英的花絮，一阵风就把它吹得无踪无迹；你说它很轻，有时它又重得像大山那样，压得你死去活来，一辈子哀吟苦叹。人世间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痴情男女不知有多少。正因为如此，爱情之于作家，就成了亘古至今永不枯竭

的题材。当今每个城市里的卡拉 OK 歌舞厅,人们所唱的大都离不开爱情,青年男女尤其拿它百唱不厌。爱情这支歌的确好唱、好写,这里却有个怎样写,和“导向”的问题。具备正确导向的爱情文学作品,可以引导人们尤其是涉世未深的男女青年,正确对待和处理自己的贞操婚恋,从而筑建美好幸福的家庭;而误导者,则会引导人们走入淫乱的罪恶深渊。因而这正确的导向,就成了文学家所应担负的职责所在。

纵观杜桂芳的爱情小说集《冷月如霜》,书中几个女性的坎坷爱情故事,在柔情万种,如泣如诉,令人跌宕回肠的描写中,作家始终能把握分寸,紧扣人生真谛,写出女性的贤惠、纯情、正义以及对真情挚爱的渴望等品性。可以说,杜桂芳的爱情小说,给读者以生命与爱的深沉反思,和认识现代女性新思维等有教益的启示。

二

杜桂芳的爱情小说之所以能写得如此逼真脱俗,动人肺腑,除了作家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具备驾驭题材的修养和文字功底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作家自己曾受爱神折磨过。当爱河干涸欲裂时,她并没有“把人生的不幸视为最大的痛苦”而消极与颓废,而是在痛苦中寻味人生,向痛苦索取代价。她确实是在“假睡”十几年中,眼睛始终没有紧闭,而是以“半睁半闭”、冷静警醒的眼光,去洞察周遭女界中所发生的“爱欲病症”,她们的人生追求与失落;生活、事业上的自得与艰辛;在无时无刻,处处存在的女性歧视中亦步亦趋的痛楚;价值观念嬗变中的苦痛及多元变裂;以至为实现自身和爱的价值而忍受的非难和作出的牺牲等等悲剧性事物,以资笔下。

书中,《月儿高》的女主人翁婚恋上的错位;《沉静太阳》中陆茵的万般情结与对身心解放的奋争;《高处不胜寒》中陈曼青那女性的觉醒,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和破釜沉舟的追索,李璧沉对典雅飘逸的爱情精华的终身眷恋……这些都可说是作家自我真实情感的渗透与写照。可以这样说,有真痛,才能写出催人泪下的痛泣之声。假如一个作家“不识愁滋味”,你写愁写哭,见真处只能是鹦鹉学舌,一味干嚎而已。

正是因为作家有切肤之痛的体验,在她苦心经营的几个中篇爱情小说中,她才能确切地找到了“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恶梦的底片”。尤其是在写到为谋求出路而经受人间难忍的痛苦的女人时,她借用了文学先驱鲁迅的话:“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滴过去,以饲别人,虽然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乐。”此语在文中的运用,如同金刚石,光芒四射,令人震颤。真如世俗所言:“人生须向难中做,巾帼无筹笑泪垂”。也就是她以心血著文,焕发她的精神力量启示于人,“以此为快乐”的解释。作家在找到“悲剧的底片”时,却又以女性特有的灵犀的眼光,察觉、窥视到了女性那种柔情似水,又“中有千千结”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并以刚柔兼蓄的散文诗笔调,去洒泼地追逐:“太阳,太阳,写着男人标记的太阳,赶上它,拥有它,超越它,然后拿它当火烧,烧自己也烧别人……”

杜桂芳就是这么叛逆放纵,这么潇洒超脱,因此在她笔下相继出现:

一个撑着贝蒂·弗里丹的“女权第一”的大纛在走;

一个却以“雪的肌肤,雪的柔情,雪的笑声”去忍受,去迎接一切苦难的挑战……等一群叛逆不恭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

三

然而，杜桂芳却也如此说：“我写小说，不单写爱情，写女人的遭遇，实质上我是在写人生，写政治。”由于她对当年那种政治的不满，才以叛逆的心理，描绘出一群受屈辱直至离经叛道的女性来。这正道出了这位作家真正的心语。

人生自有规律在。而人生的规律和内涵，常常受当时政治所左右。的确，杜桂芳生长在潮汕侨乡，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人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加上国际风云动荡，使得好多从异域归国的华侨，被划为“专政对象”，其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莫须有的株连。“不同阶级，不能互相渗透。”出于这种谬论，他们在男女婚恋上，也受到人们势利思潮的歧视。杜桂芳本身也是深受其害者。因而她所描写的几个女性，都是在极“左”路线背景中产生的悲剧人物。通过这群女性不同的命运，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极“左”路线所发出的无情的笔伐。

然而，面对着这群命运凄楚的女性，作家并不只是伤感和哀叹，而是赋与她们不同的进取精神。杜桂芳笔下的女性，敢于在法庭上据理抗争，力图维护自身的权益，那怕是失败；敢于直面现实，追求人间正道直至以死相殉。对这些女人已经铸成的悲剧，和悲剧中对人生的领悟，杜桂芳乐观、企望地写着：“这些，多情的上帝全赏赐给了我，让我有幸把生命折成两半，一半交给柔情的过去，一半交给峻美的未来。”这无疑是作家赋予她笔下处于逆境中的女人们的一束亮光，爱的亮光。

那个时候，中国人常说外国有种族歧视，殊不知中国当年的阶级歧视，其危害人性之深，直令后人怎样也无法理解当年有那么多

的“冤假错案”。因此说，杜桂芳收入本集的作品，她所刻划的不幸的小说人物，其价值和可贵之处，正在于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反思和教训的记取。无疑，当年中国所发生的历史逆反现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相信再也不会重演。正如作家杜桂芳所写的：“恶梦醒来，才知道自己失去的东西有多可贵。”。

四

总之，杜桂芳的爱情小说写得很好看，很耐看。文如其人，她温文尔雅，博览群书，文笔流畅、秀逸细腻，堪称得上是潮汕的多情才女。她在潮汕这块侨乡沃土上的成长和出现，说明这块“海滨邹鲁”的人才在不断繁衍生殖。作为女人，多为儿女锅炉家务事所累，能写书作文，且能写得潇洒超脱者能有几个？故曰女才人之可贵。我这个作家为其撰文喝彩，其意也就在此。

至于杜桂芳的作品其精品程度如何？我敢说，无论从文采与思想性的深沉上讲，杜桂芳的作品，完全可与当代一些知名的女作家相媲美。她之所以尚未成名，一是她的作品多分散发表于各刊物，二是评论家评论她的作品太少了。记得早在1989年，原花城出版社社长李士非，正主编大型文学刊物《花城》，当他接到杜桂芳的来稿《月儿高》时，就赞不绝口，认定她“是一位态度很严肃，很有潜力的作者”，当即把来稿发表于《花城》，还介绍给电影编剧家、著名导演丁荫楠。丁荫楠看稿后也引起“强烈的兴趣”，可惜后因伤痕文学题材过多，电影没能拍成。后来有一次，我在广州遇上李士非，他还再三嘱咐我这个驻汕作家，要对杜桂芳的写作“多加关照”。

现在，杜桂芳将其几个中篇小说结集出版，当我再次系统细看

一遍后，在叫好之余，也看到其不足之处。那就是杜桂芳在写女人时，得心应手，潇洒自如，而写男人却显得单薄仓促，这可能与她接触男人太少有关；另外，略嫌她笔下的女人，该甜的没甜够，该酸的没酸透。然而，这简略的评介，好似王二卖杏一样，买的若是老者，他牙齦怕酸，而小者则好甜；而半酸半甜的杏，也许正大合有些女人的胃口。

如今杜桂芳亲栽的黄杏，既然已摆上市了，就请读者买上尝一尝如何？特别是女性读者，买她一粒尝一尝，相信你一定能品出女人自己人生的甜酸之味来。

一九九六年三月春雨绵绵时

目 录

月儿高.....	1
淡淡星空	37
沉静太阳	94
高处不胜寒.....	175
冷月如霜.....	213
零雁魂.....	227

月 儿 高

存在和生命经常遭到不幸和痛苦的偷袭。
但只有存在才被击毙，生命却把不幸和痛苦吞
噬升华。

——赵鑫珊

—

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你，因为，你曾经是我一位尊敬的师长，生死不渝的恋人，风雨同舟的难友；而且，如今，我知道，你是我敬爱的父亲！

当年与你同乘一艘轮船，从千里迢迢的海外回国来。苦难和黑夜让我认识了你，二十年的分离又叫我心倾神驰。当残酷和灾难，生与死的磨难已成过去，两颗互相照耀、互相吸引的灵魂即将聚会在光辉壮丽的晚霞中时，我却要永远离你而去！

我的生命充满戏剧性的转机，我的意志常常受着淬火般的磨练；而人世的一切酸甜苦辣，不但让我用肉眼去看，而且用心，用思想去细细的品味、触摸，如同不舍昼夜的流水，在抚摸跌宕不尽的岸石中，唱出凄怆激越的歌声来……

也许，这是我二十五年来所唱的一首最深沉最痛苦也最美丽的歌曲了。人生难得感受梦与现实断裂的那份惊心动魄，又何能轻易面对非凡的永诀与新生。这些，多情的上帝全赏赐给了我，让我有幸把生命折成两半，一半交给柔情的过去，一半交给峻美的未

来。

亲爱的，我不得不离开你了，现在机票已购，行期就在明天。这是我留在这片亲我爱我的热土上最后的一个夜晚，也是我告别你的最后一个机会。

虽然，如今你已是我的父亲，可是此刻，当我最后一次同你交谈的此刻，我所想起的你，还是那个让我柔肠百绕、依依难舍、热爱了半个人生的恋人。当此即将与你永远分离的时刻，我实在不能用声音对你说话，而只能用心弦，用心弦的颤抖向你作最后一次的幸福的呻吟。

我生命中如此美好如此残酷的一切，似乎都起于二十五年前那个多难又多情的夏天。一切都与你有关，一切都与你紧紧相连。你该不会忘记吧，当年你作为祖国、亲人的代表之一，和你的同伴开动高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光华轮船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海岸，把成千成百受难的华侨和他们的子女，从飘荡的小艇中一个个接上中国轮船的时候，曾经有一双瘦小、冰冷、瑟瑟发抖的女孩子的手儿特别引起你的同情和注意。这双惊惶、悸动的手，就是让你紧紧握住，它的主人的身子才整个儿攀过船舷，站在你温和抚慰的眼光下的。她叫荷丽楠蒂，一个完全中国血统的印尼土生儿。当时，这位瘦弱的姑娘刚好经历了一场身心的重难。她所居住的椰城，接连发生暴徒对华侨的抢劫、纵火、杀戮的事件。她的家园被烧毁了。比她年长两岁的哥哥被大火吞噬了生命，她孪生的妹妹被烧得遍体鳞伤。为了照顾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妹妹，妈妈只好忍痛让她一个人逃脱苦难的深渊。

泪水浸透了衣衫的荷丽楠蒂，怀着回中国寻找生父的一线希望，像一片飘离枝干的嫩叶子般，抖着心离开母亲，颤悠悠地跨上小艇，随着小艇飘飘摇摇地靠近轮船时，差点儿晕眩过去。因为她心里明白，一登上这艘船，就意味着与妈妈和妹妹永难再见，意味

着她将被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虽然中国是她的根，在那里也许会找到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然而，面对迷茫生疏的一切，悸惧阵阵袭击着她可怜的心。就在此时，你的手伸过来了，一双健壮的温暖的男人的手伸过来了。那毫不迟疑、充满力量的紧紧把握和热切爱护的牵挽，仿佛一股神奇的力量，霎间穿透她的整个身心，安慰鼓舞着她。顿时，她从恐惧、呆滞中醒了过来，如同一只迷失在漫漫黑夜里的孤雁忽然发现了光明，见到了它的同类般，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

呵，就是这双手——你的手，后来我无数次亲近、抚摸、吻过的你的手，唤起了一个正处于憧憬梦幻年华的少女的好奇心和感激之情。

她禁不住老用眼睛把它窥视：白天，它勤快地劳作，帮海员洗甲板，擦栏杆，给难侨们端饭送汤哄小孩，甚至侍候晕船呕吐的病人。那暴露的筋骨，绷紧的肌肉，又粗又大的指节，浑圆的指尖，极其敏感的骚动，无一不表露出主人的诚恳、热情、紧张和焦灼不宁。入夜时分，大概它太累了，主人倚着栏杆，把它放在栏杆上，让它静静地躺着。这时它筋弛力懈，像在沉睡，像在静思。闲适褪尽了上面的紫红，夜色给它添上白皙的玄光，一眼望去，竟如同大理石雕，别有一种深沉静谧的韵味，仿佛一首凝固的美丽的乐曲，一下子叫人心醉。就这样，年仅 15 岁的孤零零的荷丽楠蒂，便在心里把你当成唯一可亲可敬却又十分神秘的人想着。那时候，你把她安置在一个能见到海面的舒适的舱里住，不时跑去关注她。可是荷丽楠蒂始终不敢抬头望你一望，唯有那样默默地不引起你注意地痴迷于你的那双能讲话、传神的手……

亲爱的，明天，我就要离你而去。趁此最后的一个夜晚，我真愿意把一切珍藏在心的秘密全部对你透露倾诉，让你惊讶，让你感

动,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深刻的爱,是从怎样的一种情景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会永远记在心里。

情窦初开的我,既倾心过你的一双感情洋溢的手——男人的手,还发现过你的大将风度,也曾为你魁梧飘逸的侧影而心弦震颤。亲爱的,这是我心中的又一个秘密。

我们启航回国的第四天,轮船遇上了暴风雨的袭击。我记得,那是个闷热异常的中午,西方突然出现一幅面目狰狞,愤怒无比的乌云,刹那间扩展、壮大成黑压压的一片。霎间“特拉拉! 达! 达! 达!”银蛇赤链般的闪电把天空撕成碎片。顿时狂风骤雨统偃整个世界。轮船在艰难的搏斗中徘徊。这时候,远处的海面出现一个黑点,渐渐地看到一艘在狂暴的风雨中东颤西覆,正在向轮船呼救的渔船。为了搭救船上的渔民,轮船向小岛的方向逆风移动,小船也拼命向轮船划来。两船越来越接近了,30米、25米、20米……眼看就能靠过来。可是,浪头一阵又一阵涌在小船与轮船之间,使两船总是不能靠在一块。摇晃颠簸的小船已装满了水,人们迅速把缆绳从甲板上扔过去。但一次又一次,缆绳被暴风雨横挡住扫开,只落在近边的海面上,就是不能到达小船上。

“我来!”这时你发出雄浑的呼喊,一个箭步抢上前。你接过缆绳紧紧握住,然后顿了一顿,力重千钧地一甩,缆绳从你那双健壮的手中旋转着飞向天空,接着像一条水蛇那样伸下头去,恰好落在一个渔民的肩膀上。渔民立即抓住它,终于被救上轮船来。你略一停顿,准备用同样的办法再来一次,搭救另外那个渔民。

突然一声震天裂地的霹雳,眩目的电光照亮了怒吼的海面。一个汹涌的大浪腾空而起,把小船掀到半空,抛到十多米远的地方。顷刻船翻人落,渔民不知去向。当此十分危急的时候,只见你飞快地脱去全身的衣服,只穿一条裤衩,迅速把缆绳的一头往自己的腰间捆缚妥当,然后深深吸了口气,一个鱼跃,投入波涛翻滚的

海中。人们全紧绷着脸，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瞪住了你。汹涌的浪涛立即把你吞没，一下子又把你吐出海面。你奋力划动两臂，不懈地跟一个一个的浪峰撕拼，前进了，又后退了……终于，一点点接近了小船，终于死死抱住了那紧抓着船桅，差不多已经力竭的渔民……

我永远也忘不了，当你周身发紫，脸色苍白，嘴唇不易觉察地微微颤抖，却俨如一位凯旋的英雄那样，昂着沾满海水的头颅，挺直湿沥沥的躯干，眼睛含着温和、骄傲的笑意，一步步踩着舷梯走上轮船来时的那种非凡神态！当然，你，当时的你不会知道，为你的安全焦灼不安，自始至终把心儿绷得发疼，虔诚地默默地为你的成功祈祷的我，却在此时全身瘫软无力，宽慰、感动得哭了起来。

暴风雨终于过去。傍晚时分，浓厚的黑云猛然透出一派绚丽的日光，把海洋照得通红。轮船以很快的速度继续前进。人们全进舱里，疲倦地歪着身子，垂着脑袋，躺在各自的铺位上。周围除了机轮的隆隆声，微波粼粼的洋面，平静得像一幅其大无比的蓝幽幽缀着金线的绸缎。带着咸味的海风吹进舱里，使人昏昏欲睡。我却全无倦意，有种无名的魔术般的力量使我突然下意识地要到甲板上去，仿佛那儿有种非同一般的事情在等待着我。

我顺从自己的支配离开船舱，蹑着脚走上甲板来。呵，我一眼看到的，是一个深深嵌刻在夕阳的辉照里，线条无比分明，内蕴异常深厚，充满阳刚之气的侧影——你的侧影，饱含一个壮年男子特有的全部神秘的魅力的你的侧影！一阵突如其来的勇气，使我敢于第一次抬起眼睛从侧面（即使是侧面）把你深深注视，第一次看清你那张很不平常的脸庞：突出的下巴，线条清楚的颧骨，高而平的前额，还有那双盯住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似乎要超越长空，贯穿宇宙的眼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双眼睛。心儿，在我的胸腔里剧烈地跳动起来，热血直往头上涌，我的全身都在发烧。

你似乎有所感应，慢慢地转过身来。

“荷丽楠蒂！”你的声音多美多迷人。这是从你蔚蓝的心海向我发出的一声金色的呼唤么？我陶醉地想着。

“海先生，向您问安。”我含羞地垂下了眼帘，嘴唇翕动了一下，却不知道发了音没有。

直觉告诉我，你正用你惊奇的眼光那么专注、那么温柔，非同一般地把我注视，使得我的意识陷入一种幸福的梦幻的迷迷糊糊中。

“荷丽楠蒂。”又一声轻轻的呼唤，后面带着一串让人猜不透又很想猜的空白。

我抬起头，勇敢地迎着你的注视，意外地发现你的眼睛里面，除了温和、关切和好意，还有悲伤、沉静和一些似乎有所发现联想而产生的难以描述的东西。亲爱的，后来你告诉我当时特别的神态，使你突然感到熟悉、亲切和似曾相识，触动你心宫深处封锁多年的，唯属你已逝的妻子所有的辛酸、深刻得难以描述的感情。

你邀我一起倚着栏杆，眺望无边无际的海洋，第一次同我这么亲近地交谈。我感到心跳加快，恍惚之中知道你问起我椰城打击华侨的那场灾难我所能知道的情况，问我读过什么书，有什么理想和特别的兴趣；也在恍惚之中，我却清楚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是你的祖父为纪念一家从南洋回乡，生下了你而给你起的；明白你毕业于上海航海学校，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参加那里的进步团体，十五年前，也遭受过骇人的迫害，被当成政治嫌疑犯逮捕驱逐出境回祖国，现在省委侨务部门任职。

“海先生，”我的心仍然为刚才那种激动所陶醉所把持，“刚才，你独自对着夕照、海洋，想些什么？”话一出口，我便惊慌自己的大胆、冒昧：你管人家想什么呢？

幸而你并不介意，沉默片刻，真诚地说：“我想我自己，想船上

受难的同胞，包括你——受惊的鸟儿般可爱的你，想我们世代代的华侨共同的命运。当然，”你顿了一下，声音变得低微、绵远、哀切，“也想我亲爱的可怜的妻子和儿子。当年，我被逮捕后，我们辛苦经营的锡矿被炸毁，他们没能逃出来而身遭厄运……她，还怀着九个月的胎儿……”

亲爱的，就是这样，倾慕、崇拜、深切的同情和神秘的渴望交织在一起，一个女人在我的心上突然长成，爱情——我纯洁、早熟的流荡的青春，冲破豆蔻年华的囚禁熊熊燃烧起来。就是这样，一种不受任何条件所羁缚的奔马似的感情，像欢畅无忌的流泉，从此再不能遏止地腾涌、泛滥在我心间……

二

亲爱的，明天，我就要永远离你而去。感谢上帝给了我那么多的幸福的感受，又赏赐给我这最后的一个又静又长的夜，好让我从容地回忆追思，让我把生命中的一切一切都向你倾谈。

抵达祖国滨市以后，我被送到当地一所华侨补习学校念书，课余在当地归国华侨联谊会创办的一家“生产自救”造纸厂做工。妈妈没办法跟我联系上，我只好半工半读，开始一种全新的独立的生活。滨市归国华侨联谊会的同志常常到学校看望、关心同学们，替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就这样，我认识了慈父般的蔡志纯主席。他问了我父亲的姓名、籍贯，满心热诚地答应帮助我寻找父亲的下落。

除了这一切，我的整个心儿都在想念你。我因为爱你倾心于你，特别起了江亭这名字。我想，你是海，我就是江，江和海是永远分不开的血缘关系，绵绵的江水不管如何，总有一天要奔流注入大海，永属大海。